



册府元龜
卷之六十五



13
849
281



3
849
281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百十二

起復

喪從哀制緣情之禮斯在思絲義斷移孝之文足徵
故晉侯始墨以從戎子騫腰經而服事奪情願變其
來尚矣西漢而下則有居丞弼之任亮采乎邦家處
瓜牙之權式過於亂畧以至引籍於扁禁影纓於文

册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百六十二

九

陸登丁艱疾聿去班列繇是舉茲燹典復其舊貫若
乃賜予優渥存問周至斯又示優賢之旨勉徇公之
節者已

漢翟方進成帝時爲丞相以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
除服起視事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

漢制
自文
帝遺詔之後國家遵以爲嘗大功十五日小功十
四日總麻七日方進自以大臣故云不敢踰制

後漢趙喜明帝時代虞延行太尉事後遭母憂上疏
乞身行喪禮帝不許遣使者爲釋服賞賜恩寵甚渥
耿恭永平中爲騎都尉恭母先卒追行喪制有詔使
五官中郎將齋牛酒釋服

張酺和帝時爲太尉父卒既葬詔遣使齋牛酒爲釋
服

桓榮字叔元順帝時爲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
行喪踰年詔使者賜牛酒奪服卽拜光祿大夫

晉賈充文帝時爲侍中以母憂去職詔遣黃門侍郎
慰問又以東南有事遣典軍將軍楊囂宣諭使六旬
還內

鄭默武帝時爲散騎嘗侍以父喪去官尋起爲廷尉
山濤爲太嘗遭母喪歸鄉里武帝詔曰吾所共致化
者官人之職是也方今風俗陵遲人心搖動宜崇明

好惡鎮以退讓山太嘗雖居諒闇情在難奪方今務
殷何得遂其志邪其以濤爲吏部尚書濤辭以喪病
表章懇切會元皇后薨遂扶輿還雒逼迫詔命自力
就職

張華拜中書令後加散騎嘗侍遭母憂哀毀過禮中
詔勉勵逼令攝事

傅咸北城泥陽人也惠帝時爲御史中丞本郡中正
遭繼母憂去官頃之起以議郎長兼司隸較尉咸前
後固辭不聽勅使者就拜咸復送還邛綬公車不通
催使攝職咸以身無兄弟喪祭無主重自陳乞乃使

於官舍設靈座咸又上表曰臣旣鴛弱不勝重任加
在哀疾假息日闕陛下過意授非所堪披露丹款歸
窮上聞謬詔旣往終然無改臣雖不能滅身以全禮
教義無靦然虛忝降寵前受嚴詔視事之日私心自
誓隕越爲報以貨賂流行所宜深絕切勅都官以此
爲先而經彌日月未有所得斯繇陛下有以獎勵慮
於愚戇將必死繫故自掩以避其鋒耳在職有日旣
無赫然之舉又不應弦垂翅人誰復憚故光祿大夫
劉毅爲司隸聲震內外遠近清肅非徒毅有王臣匪
躬之節亦繇所奏見從威風得伸也詔曰但當思必

應繩中理威風自仲何獨劉毅也

張闓元帝時爲丞相從事中郎以母憂去職旣葬帝強起之闓固辭疾篤優命敦逼遂起視事

桓石虔孝時爲寧遠將軍南頓太守以父憂去職尋而苻堅又寇淮南詔曰石虔文武器幹郤戎有方古人絕哭金革弗避况在餘哀豈得辭事可奮威將軍南平太守

司馬元顯會稽王道子之世子道子妃薨孝武下詔曰會稽王道子元顯風令光懋乃心所寄誠孝性蒸蒸至痛難奪然不以家事辭王事陽秋之明義不以

私限違公制中代之變禮故閔子腰經山王逼屈良以至感繇中軌容著外有禮無時賢哲斯順須妃葬畢可居職如故

宋毛循之武帝時爲右將軍居父憂時盧循逼京邑循之服未除起爲輔國將軍尋加宣城内史成姑孰王誕爲吳國內史以母憂去職武帝征劉毅起爲輔國將軍誕固辭軍號墨經從行

劉粹爲江夏相母憂去職俄而武帝討司馬休之起粹爲寧朔將軍竟陵太守統水軍入河

徐湛之會稽公王子也湛之遷冠軍將軍丹陽尹進

號征虜將軍加散騎嘗侍以公主憂不拜過葬復授前職湛之表啓固辭又請廷尉受罪武帝詔獄官勿得受然後就命固辭嘗侍許之

殷景仁文帝元嘉中爲侍中丁母憂葬竟起爲領軍將軍固辭詔使綱紀代拜中書舍人周赳輿載還府顏竣孝武時代謝莊爲吏部尚書領太子左衛率未拜丁憂起爲右將軍丹陽尹如故

沈懷明明帝泰始初居父憂起爲建威將軍東征南討有功封吳興縣子食邑四百戶

袁粲後廢帝初爲尚書令元徽元年十一月母憂去

職十二月還攝本任加衛將軍

褚淵爲中書監護軍將軍元徽四年十月母憂去職

十一月詔攝本任

南齊崔惠景爲冠軍將軍同州刺史母喪詔起復本任

蕭景先爲侍中兼領軍將軍遭母喪詔起爲領軍將軍

蕭赤斧爲長史兼侍中祖母喪去職起爲冠軍將軍

寧蠻較尉張敬兒爲南陽太守遭母喪還家朝廷疑桂陽王休

範密爲之備乃起敬兒爲寧朔將軍越騎較尉

楊公則爲扶風太守武帝永明中母憂去官雍州刺

史陳顯達起爲寧朔將軍復領太守

梁沈約爲侍中遭母憂起爲鎮軍將軍丹陽尹置佐

史

丘仲孚初仕齊爲干湖令有能名以父喪去職明帝

卽位起爲烈武將軍曲阿令仲孚入梁爲江夏太守

行郢州州府事遭母憂起攝職

鄭紹叔爲衛尉卿以母憂去職紹叔有至性高祖嘗

使人節其哭頃之起爲冠軍將軍右軍司馬

樂藹爲龍陽相以父憂去職吏民詣州請之葬訖起

焉

夏侯夔爲右衛將軍丁所生母憂去職時魏南兗刺

史劉明以譙城人附詔遣鎮北將軍元樹帥軍應接

起夔爲雲麾將軍

韋粲爲步兵較尉入爲東宮領直丁父憂去職尋起

爲招遠將軍復爲領直

謝徵爲鴻臚卿高祖中大通元年以父喪去職續又

丁母憂詔起爲貞威將軍還攝本任服闋除尚書左

丞

沈瑀爲尚書駕部郎兼右丞以母憂去職起爲振武將軍餘姚令

陳姚察爲建安王諮議將軍丁憂去職俄起爲戎昭將軍知撰梁史事固辭不免轉太子僕父凶問自長安到江南察母喪制始除後主慮加毀頓遣使戒諭尋以忠毅將軍起兼東宮通事舍人察志在終喪頻有陳讓並抑而不許又進表其畧曰臣私門屢禍備罹殃罰偷生晷漏與中情禮而疋疹相仍苴泉穢質非復人流將畢苦壞豈期朝恩曲覃被之纓綬官闈祕契趨奏便繁寧可以茲荒毀所宜叨預伏願至德

孝治矜其理奪使殘魂喘息以遂餘生詔答曰省表具懷卿行業淳深聲譽素顯理徇情禮未膺刀筆但參務承華良所期寄允茲抑奪不得致辭也陳亡入隋爲祕書丞丁後母杜氏喪解職仁壽二年詔曰前祕書丞北絳郡開國公姚察強學待問博極群典修身立德白首不渝雖在哀疚宜奪情禮可員外散騎嘗侍中書舍人命姚察爲祕書丞

庚安都遷司空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父文捍爲始興內史卒於官世祖徵安都還京師爲發喪尋起復本官

徐儉後主立授和戎將軍惠宣晉熙王長史行丹陽郡國事俄以父憂去職尋起為和戎將軍
周確為東宮通事舍人丁母憂去職及歐陽紇平越起為中書舍人命於廣州慰勞服闋為太府卿歷太子中庶子尚書左丞太子令以父憂去職尋起為貞威將軍吳令確固辭不之官
謝貞為南平王友以母憂去職頃之勅起還府仍加招遠將軍掌記室貞累啓固辭勅報曰省啓具懷雖知哀榮在疚而官候得才禮有權奪可便力疾還府也貞哀毀羸瘠終不能之官舍

後魏陽平王新成長子順累遷懷朔鎮大將軍督三道諸軍事北討未發遭母憂孝文詔遣侍臣以金革敦喻既殯而發
趙郡王幹太妃韓氏薨孝文詔曰季代多務情緣理奪幹既君要任銓衡是荷豈容遂其私志致曠所司可遣黃門郎敦喻命勉從王事朕尋當與之相見拜使持節都督南豫郢東荆三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豫州刺史
元英為梁州刺史父憂解任孝文討漢陽起英為左衛將軍

于忠為左中郎將以父憂去職未幾起復本官遷司空長史
 寇臻為中川太守孝文初母憂未闋以弘農大盜張
 頰等賊害良善徵為都尉與荊州刺史公孫初頭等
 追翦之拜振武將軍

陸叡為尚書令衛將軍尋以母憂解令孝文將有南
 伐之事以本官起之改授征北將軍叡固辭請終情
 禮詔曰叡猶執私痛致違徃旨金革方馳何宜曲遂
 也加領衛尉可重勅有司速令敦喻

崔遊為梁州刺史以母憂解任正光中起除右將軍

南秦州刺史固辭不免

張彝為黃門母憂解任孝文幸冀州遣使弔慰詔以
 驍騎將軍起之還復本位

奚康生為南青州刺史遭母憂蕭梁遣將宋黑率衆
 寇擾彭城起為別將持節假平南將軍領南青州諸
 軍擊走累遷涇州刺史遭父憂起為平西將軍西中
 郎將

辛雄為尚書三公郎公能之名甚盛以母憂去任卒
 哭右僕射元欽奏雄起復為郎

高恭之字道穆莊帝初為太尉長史領中書舍人遭

母憂去職帝令中書舍人温子昇就宅弔慰詔攝本任表辭不許

范紹為都水使者丁母憂去職值義陽初復起紹除寧遠將軍郢州龍驤軍長史帶義陽太守

臬企為豐陽令以母憂去職縣中父老表請懇勸詔許之復起本任加討寇將軍

樊子鵠為驃騎大將軍遭母憂去職前廢帝聞其在雒陽無宅凶費不周賚給四百疋粟五百石以本官

起之為河陰之役詔令墨緣從事還授職

方下大夫襲爵彭陽縣公

北齊斛律光太師金之長子為司徒大將軍天統三年六月以父喪去官其月詔起光及其弟羨並復前

任宋齊而下逮於梁室雖眷命攸屬而運一非正乃斛律羨太師金之子為幽州行臺僕射丁父憂去官

與兄光並被起復任還鎮燕薊高隆之為侍中尚書右僕射丁母艱解任尋詔起為

并州刺史封子澹為中書舍人丁母憂解職尋復本任為大行

臺吏部郎中以父喪去職高祖西討起為大都督領

冀州兵赴鄴

趙彥深爲司徒丁母憂尋起爲本任官

封孝琰爲祕書郎文宣天保元年爲太子舍人出入

東宮甚有令望丁母憂解任除晉州法曹叅軍尋徵

還復除太子舍人

崔瞻初爲相府司馬天保初兼並省吏部郎中尋丁

父憂起爲司徒屬

崔季舒天保初爲侍中兼左僕射大被恩遇乾明初

楊愔以文宣遺旨停其僕射遭母喪解任起復除光

祿勳兼中兵尚書

後周獨孤信拜領軍將軍仍從復弘農破沙苑改封

河內郡公俘虜中有信親屬始得父函問乃發喪行

服尋起爲大都督在隴右歲久啓求還朝文帝不許

或有自東魏來者又告其母函問信發喪行服陳哀

請終禮制又不許於是追贈信父庫者司空公追封

信母費連氏恒山郡君

梁彥光爲少駟下大夫母憂去職毀瘁過禮未幾起

令視事帝見其毀甚嗟嘆久之頻蒙慰諭

王謙太保雄之子以父功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孝

閔賤祚雄從晉公護東討爲齊人所斃朝議以謙父

殞身行陣特加殊寵乃授謙柱國大將軍以情禮未終固辭不拜高祖手詔奪情襲爵庸公邑萬戶

蔡祐為大都督原州刺史遭父憂請終喪紀弗許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于翼為司會中大夫遭父喪過禮為時輩所稱尋有詔起令視事

泉仲遵為三荆二廣十三州諸軍事行荊州刺史尋遭母憂請終喪制不許

李德林為通直散騎侍郎丁母艱去職旬飲不入口五日朝廷嘉之纔滿百日奪情起復德林以羸病屬

病請急罷歸

隋韋壽初仕後周為京兆尹以父喪去職高祖受禪起令視事

于宣道為內史舍人丁父憂水漿不入口者累日獻皇后每令中使敦諭歲餘起令視事免喪拜車騎將

軍賀婁子幹為雲州刺史以母憂去職朝廷以榆門作鎮非子幹不可尋起視事

韋世康為吏部尚書丁父憂去職未葬起令視事世康固請乞終私制帝不許

韋冲爲石州刺史以母憂去職俄而起爲南寧州總管持節撫慰復遣杜國王長述以兵繼進冲上表固辭詔曰西南夷裔屢有生梗每相殘賊朕甚愍之已命戎徒請撫邊服以開府器幹堪涇識畧英遠軍旅事重故以相任知在艱疚日月未多金革奪情蓋有通式宜自抑割卽膺往旨

杜整爲左武衛將軍在職數年以母憂去職起令視事

高頴爲左領軍大將軍母憂去職二旬起令視事頴流涕辭讓優詔不許

柳述冀州刺史機之子兵部尚書丁父艱去職未幾起攝給事黃門侍郎事襲爵建安郡公

蘇威拜尚書左僕射其年以母憂去職柴毀骨立帝勅威曰公德行高人情寄殊重大孝之道蓋同俯就必須抑割爲國惜身朕之於公爲君爲父宜依朕旨以禮自存未幾起令視事固辭優詔不許

宇文弼爲并州刺史俄以父艱去職尋詔起之

張衡爲揚州掾以母憂去職歲餘起授揚州總管司馬賜物二百段

崔仲方爲司農少卿以父艱去職未暮起爲虢州刺

史大業中為上郡太守以母憂去職歲餘為信都太守

柳彧為尚書虞部侍郎以母憂去職未幾起為屯田侍郎固讓弗許

樊子蓋為嵩州刺史母憂去職未幾起授齊州刺史固辭不許

皇甫誕為尚書右丞以母憂去職未幾起令視事陳孝意煬帝大業中為御史以母憂去職未幾起授

鴈門郡丞在郡菜食齋居朝夕哀臨每發聲未嘗不絕倒柴毀骨立見者哀之

辛公慶為內史侍郎丁母憂未幾起為司隸大夫

虞世基遷內史侍郎以母憂去職哀毀骨立有詔令視事拜見之日殆不能起帝令左右扶之哀其羸瘠

詔令進肉世基食輒悲哽不能下帝使謂之曰方相委任當為國惜身前後敦勸者數矣帝重其才親禮

逾厚專典機密閻毗有巧思為殿內丞帝深委信之尋以母憂去職

未暮起令視事即茂為民部侍郎數歲以母憂去職未暮起令視事

唐劉德威為簡較雍州別駕往齊州推齊王祐祐殺

長史權萬紀德威却據齊州遣使以聞詔德威使發河南兵馬經畧遭母憂哀毀殆不勝喪十八年起為遂州刺史

薛萬徹為車騎將軍母憂去職俄起為右衛將軍劉師立貞觀中簡較岐州都督丁母憂去職岐州父老上表請留之太宗下優詔不許赴哀令更聽後起兼岷州都督

房玄齡授太子太傅遭繼母憂去官尋有詔敦勉起復司空太傅知門下省事

武敏之為左侍御兼蘭臺太史丁母憂奪情授本官

李敬言為司烈少嘗伯家艱去官八月奪情為西臺侍郎仍簡較右中護司烈少嘗伯同為西臺三品

歐陽通率更令詢之子儀鳳中遷中書舍人襲封渤海縣男丁母憂去職尋起復本官每入朝必徒跣至皇城門外及直在省則席地藉藁非公事不言亦未嘗啓齒歸家必衣縗經號慟無嘗自武帝已來起復而能哀戚合禮者無如通比

王勳則天長壽中為鳳閣舍人兼知弘文館學士丁母憂解官起復本職

張說為工部侍郎說丁母憂起復授黃門侍郎說上

表曰臣弱年早孤母氏慈訓得紹基構忝列簪裾從
 官歷年晨昏多闕播遷遠裔離別又苦顧復無答報
 養何追心所摧感語不能喻甫至冬中禮及祥禫今
 已春暮瞻言幾何是臣事朝廷日長戀几筵日短乞
 寢嚴命許遂私情訴哀祈天所望矜遂手制答曰卿
 操烈寒松心橫勁草累遷臺閣咸播聲猷不屈二亮
 之威獨全一至之節每念嘉歎無忘寢興但青瑣位
 隆黃樞寄切爰奪苴麻之禮擢居審省之曹朝命已
 行卽宜斷哀又累表固辭言甚切至優制方許焉是
 時人多趨競或以起復爲榮而說能固節懇辭竟終

其喪制自是大爲有識者所稱

馬秦客爲左散騎嘗侍丁母憂解職秦客旣嘗陰通

禁掖故居喪經旬日餘又起復本職

邠王守禮爲前光祿卿丁母憂起復左金吾衛將軍

盧懷慎爲中書侍郎丁母憂起復爲兵部侍郎

嗣鄂王邕爲鄂州刺史丁母憂起復爲衛尉卿

皇甫翼爲潞州大都督長史家艱去職起復爲揚州

大都督長史充淮南道採訪使

陸象先爲刑部尚書以繼母憂免官起爲同州刺史

韓休爲禮部侍郎兼知制誥出爲虢州刺史歲餘以

母艱去職尋起復爲左庶子兼知制誥累表乞終喪制詞甚懇至許之服闋除工部侍郎仍知制誥王鉉爲御史中丞克京畿關內採訪處置使并戶口色役等使鉉丁家艱起復行御史中丞使並如故呂誼爲武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肅宗乾元二年十月丁母憂十一月起復權知門下省事兼判度支事又加充勾當度支使

渾瑊爲右武鋒使隸郭子儀會瑊父釋之戰死起復本官爲朔方行營左廂兵馬使

郭英乂爲右羽林軍大將軍加特進以家艱去職時

選將帥東討逆賊史思明乃以英乂起復爲陝州刺史充陝西節度潼關防禦使尋加御史大夫兼神策軍節度使

衛伯玉爲荆南節度使江陵尹代宗大曆五年以內憂去職故命殿中監王昂代之王昂旣行伯玉諷荆南大將楊休等拒昂昂乞留伯玉優詔許之乃起復本官

令狐彰爲滑毫節度觀察等使大曆五年夏丁母憂起復本官使如故

侯希逸爲簡較尚書右僕射淮陽郡王白孝德爲簡

起復

較刑部尚書昌化郡王並以私艱去職大曆十一年九月並復舊官

李涿高平王道立曾孫也有名宗室寶應元年初平河朔拜涿右庶子兼中丞河北宣慰使丁母憂起復本官而往每至州縣郵驛公事之外都不發言蔬飯水飲席地而息使還固請罷官終喪制代宗以其毀瘠許之

嚴震為鳳州刺史丁母憂起復本官仍充興鳳兩州團練使

吳季章敬皇后弟為金吾將軍大曆末丁繼母憂罷

德宗建中初出為起復為右衛將軍兼通州刺史

崔元諒為鎮國軍節度使丁母喪加右金吾上將軍

李復本官

樊澤為襄州節度丁母憂起復舊任

楊朝晟為邠寧節度丁母憂授左金吾大將軍同正

邠州刺史御史大夫

李納為淄青節度使簡較司徒平章事丁家艱貞元

三年夏起復左金吾上將軍同正餘如故

駱元光以前華州潼關節度使簡較尚書右僕射元

光丁家艱貞元三年夏起復為右金吾上將軍同正

起復

起復

卷之八

劉玄佐前宣武軍節度簡較司空平章事遭丁家艱
貞元四年起復左金吾上將軍同正
劉澹為幽州節度使丁家艱貞元四年八月起復左
衛上將軍餘如故

王武俊為成德軍節度使簡較司徒平章事遭家艱
貞元五年四月起復右金吾上將軍餘如故

杜佑為淮南節度簡較禮部尚書丁母憂貞元六年
起復左金吾大將軍同正餘如故

劉庭保為左神策大將軍遭內艱貞元九年十月起

復本官簡較如故以終喪

路寰為簡較左庶子兼楚州刺史貞元十一年八月
起復左衛將軍同正兼洪州刺史御史中丞江南西
道都團諫觀察使

張茂昭孝忠之子貞元中為定州刺史充北平軍使
是歲孝忠卒於位詔茂昭起復左衛大將軍同正員
充義武軍節度使累遷僕射司空又丁母谷氏喪貞
元十二年四月起復左金吾衛大將軍餘如故
張茂宗茂昭之弟貞元中許尚主以主幼待年茂宗
母亡遺命請結嘉禮德宗念茂昭之勲昭曰古稱俯

就是謂通喪恩之所加禮亦有變銀青光祿大夫前行光祿卿員外置同正員駙馬都尉張茂宗華胄恭仁溫良美茂當申下嫁之命式寵舊勲之家頃屬待年俄聞在疚以其倚門之訓且在遺言築館之期當從先近俾參秩於環衛以承榮於湯沐可雲麾將軍起復左衛將軍員外置同正員駙馬都尉諫官蔣義等上疏以為自古未有起復尚王者德宗曰卿所言者禮也今人家皆有借吉成婚嫁者卿何苦諫又復執奏德宗不納

田季安為魏博節度副使諫光祿少卿御史大夫貞

元十二年八月起復左金吾衛將軍同正兼魏博等

節度營田觀察使依前兼御史大夫又丁母憂元和

元年九月起復為左金吾衛上將軍餘並如故

李師古為平盧淄青節度等使丁母憂貞元十二年

十月起復左金吾衛大將軍同正餘如故

楊朝晟為邠寧慶節度支度營田觀察使邠州刺史

丁母憂貞元十三年二月起復左金吾衛大將軍

劉昌為宣武軍節度劉玄佐兵馬使累加簡較工部

尚書丁母憂加起復左金吾衛大將軍贈其母梁國

夫人

張敬則爲鳳翔節度使憲宗元和元年七月起復爲左金吾衛員外大將軍依前充節度等使

盧從史爲義軍節度使元和四年四月起復左金吾衛大將軍同正員餘如故從史丁父憂朝廷未議起復屬鎮州王士真卒子承宗自繼父位從史竊獻譏承宗計以希上意用是起復及詔下討賊陰與承宗通謀流死嶺南

程執恭爲橫海軍節度使丁母憂元和四年九月起復左金吾衛大將軍同正員餘如故

劉總爲幽州盧龍軍節度使丁母憂元和八年起復

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餘如故

張克恭弟克從克勤茂昭之子也元和六年十一月並授起復官獎其先父忠順也

吳少陽丁母憂元和九年七月起復淮西節度使

杜叔良爲朔方節度使丁母憂元和十年九月起復

右金吾衛將軍同正員依前充節度等使

韓公武爲鄜坊節度使丁母憂起復右金吾衛大將軍同正員依前充鄜坊節度觀察使

謝少莒敬宗寶曆二年以前陵州刺史起復爲雲麾將軍左驍衛將軍同正兼州刺史少莒本中和官劉

克明之私屬也克明用事少莒附會得領郡符宰相不能退後以母喪去任執政者恐歸京師又肆干撓故以金華之命復前任焉

杜棕文宗太和八年以前鳳翔節度使簡較禮部尚書駙馬都尉起復為簡較戶部尚書充忠武軍節度陳許觀察使

李兆太和九年以前左金吾衛將軍起復為金吾衛大將軍同正兼黔州刺史充黔州觀察經畧等使

王元比太和九年以鎮州大都督府司馬權勾當節度事元連起復授寧遠將軍守左金吾衛大將軍簡

較工部尚書充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等州觀察等使

冊府元龜 起復

卷一百一十三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 不參閱

西極文翔 訂正

豫章黃國 琦 轉釋

總錄部 一百一十三

生日 名諱 為人後

生日

禮曰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又曰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皆所以重其嗣而謹其籍也故或父子叶辰或君臣同日拘於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一百一十三

俗避幾滅其天性善於知人遽識其國器然則廢興之數吉凶之理蓋默定於上天非人謀之所能易也著之編次取捨可見矣

魯莊公名同桓公子也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

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物類也
謂同也

孔子以魯襄公二十一年十月一日庚子生

時歲在
巳卯

齊田文相齊封孟嘗君初父靖郭君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

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日子者何故嬰曰五日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可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

漢盧綰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綰親與高祖太上

皇相愛

親謂
父也

及生男高祖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

兩家及高祖綰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綰後封燕

王

宋王鎮惡北海劇人也祖猛字景畧符堅僭號關中
 猛為將相有文武才北土重之父休為河東太守鎮
 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猛見
 奇之曰此非嘗兒昔孟嘗君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
 將興吾門矣故名之為鎮惡後位至安西司馬征虜
 將軍

後周宇文孝伯字胡玉吏部安化公深之子也其生
 與高祖同日太祖甚愛之養於第內及長又與高祖
 同學位至大將軍

唐史思明營州柳城人也與安祿山同鄉生先祿山
 一日思明以歲除日生祿山歲日生後俱以謀逆伏
 誅

喬琳為太子太師陷於朱泚為偽吏部尚書及管軍
 收復京城坐斬臨刑歎曰喬琳以七月七日生亦以
 此日死豈非命也

名諱

生而制名歿而是諱蓋孝子因心之道先王立禮之
 方然而君所無隱奉至尊也臨文亦稱存大義也若
 乃畏冒諱之禁慮犯上之咎史家自變其例連職難
 與之俱理所未安事必改作其或惡其聲近特以字

行發乎智端無所廢事又若初不內出人肆凌犯形於諸翫深辱士風亦有封執沽名矯枉傷正是為過當殊非中禮至於德愛在民久而彌劭眾為之避不亦踴乎

晉僖侯名司徒廢為中軍

宋武公名司空廢為司城

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廢二山二山具敖也更以其鄉名山

孔子母名徵在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

漢司馬遷父名談遷作史記表蓋傳以宦者趙談為

趙同班固撰前漢書復作趙談

後漢陳蕃子逸為魯相國人為諱改蕃縣曰皮

晉江統為中郎選司以統叔父春為宜春令統因上

疏曰故事父祖與官職同名皆得改選之例名以為

父祖改選者蓋為臣子開地不為父祖之身也而身

名所加亦施於臣子佐吏係屬朝夕從事官位之號

發言所稱若指實而語則違經禮諱尊之義若詭辭

迴避則為廢官擅犯憲制今以四海之廣職位之眾

名號繁俊士人殷富至使有受寵皇朝出身宰牧而

令佐吏不得表其官稱子孫不得言其位號所以上

嚴君父下為臣子體例不通若易私名以避官職則

違春秋不奪人親之義臣以爲身名與官職同者宜與觸父祖名爲比體例旣全於義爲引朝廷從之

羊祜爲都督荊州諸軍事及祜薨荊州人爲祜諱名屋室皆以門爲稱改戶曹爲辭曹焉

毛穆之字憲祖小字武生名犯靖王后諱故行字後又以桓温母名憲及更稱小字後爲安西將軍庾翼參軍

王述父承祖湛述爲揚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初至主簿請諱報曰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門餘無所諱

王舒父名會舒授撫軍將軍會稽內史秩中二千石舒上疏辭以父名朝議以字同音異於禮無嫌舒復陳音雖異而字同求換他郡於是改會字爲郇舒不得已而行

孔安國父名愉安國除侍中表以黃門郎王愉名犯私諱不得連署求解有司議云名終諱之有心所同聞名心懼亦明前誥而禮復云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無私諱又云詩書不諱臨文不諱豈非公義奪私情王制屈家禮哉尚書安衆男臣先表中兵曹郎王祐名犯父諱求解職明詔爰發聽許換曹蓋

是恩出制外耳而頃者互相瞻式源流既啓莫知其
極夫皇朝禮大伯僚備職編官列署動相經涉若以
私諱人遂其心則移官易職遷流莫已既違典法有
虧政體請一斷之從之

宋謝弘微從叔峻無後以弘微為嗣弘微本名密犯
所係內諱故以字行弘微位至侍中

邵陵王友為江州刺史府州文案及臣吏不諱有無
之有時蕭子良為王友不廢此官

王弘為太保弘父珣仕晉為司徒賓客疑所諱弘曰
身家諱與蘇子高同

謝超宗靈運之孫鳳之子為新安王子鸞國嘗侍下
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文帝大嗟賞謂謝莊曰
超宗殊有鳳毛靈運復出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御座
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可見乎超宗曰懸磬之室
復有異物耶道隆武人無識正觸其父名曰旦侍宴
至尊說君有鳳毛超宗徒跣還內道隆謂簡覓毛至
聞待不得乃去

范曄父名泰曄作後漢書郭泰字林宗鄭泰字公業
皆作太字曄至太子詹事

王琨避諱過甚父名暉母名恭心並不得犯焉時咸

謂矯枉過正琨仕至武陵王師侍中

梁謝朓之父名莊宋明帝嘗勅朓與鳳子超宗從鳳莊門入二人俱至超宗曰君命不可以不往乃趨而入朓曰君處臣以禮進退不入時人兩稱之以比王尊王陽朓位至中書令

王亮父名攸亮既爲晉陵太守時有晉陵令沈疇之性麤疎好犯亮諱亮不堪遂啓代之疇之怏怏乃造坐云下官以犯韓被代未知明府諱若爲攸字當作無骸尊傍犬爲大傍無骸尊若是有心悠無心攸乞告示亮不及履下牀跣而走疇之撫掌大笑而去

張稷父名永稷爲永寧太守以郡犯諱私改爲長寧北齊徐之才父名雄李平子諧於廣坐稱其父名曰卿嗜熊白生不之才曰平耳又曰卿此言於理平不諧遽出避之道逢其甥高德正德正曰舅顏色何不悅諧告之故德正徑造坐席連索熊白之才謂坐者曰箇人諱底衆莫知之才曰生不爲人所知死不爲人所諱此何足問之才位至太子太師

隋劉臻父名顯臻性好噉鯢以音同父諱呼爲扁螺臻位至左僕射

唐唐臨除永州刺史以犯曾祖諱爲辭改爲潮州刺

史

蔣儼除太僕卿以父名卿固辭改授太子右衛副率
源乾曜罷侍中遷太子少師以曾祖名師固辭乃拜
太子少傅

賈曾除中書舍人固辭以父忠同音議者以爲中書
是曹司名又與曾父音同字別於禮無嫌曾乃就職
崔寧爲劔南西川節度使奏本管兵馬使瀘州刺史
韓澄與先代諱同請改名潭許之

李涵爲太子少傅克代宗山陵副使涵判官殿中侍
御史呂渭上言涵父名少康今官名犯諱恐乖禮典
宰相崔祐甫奏曰若朝廷事有乖舛羣心悉能如此
實太平之道除渭司門員外郎尋有人言涵昔爲宗
正少卿此時無言今爲少傅渭妄有奏議詔曰呂渭
潛懷章奏爲其本使薄訴官名朕以宋有司城之嫌
晉有辭曹之諱歎其忠於所事亦謂確以上聞乃加
殊恩俾膺厚賞近聞所陳少字徂歲已任少卿昔是
今非罔我何甚豈得謬當朝獎更厠周行宜佐選藩
用誠薄俗可歙州司馬同正繇是改涵簡較工部尚
書兼光祿卿

蕭復爲兵部侍郎德宗建中末舒王誼爲諸軍行營

兵馬元帥以復爲元帥府統軍長史舊例有行軍長史以復父名衛故特更之

李竦除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鄂岳等州都團練觀察使竦以父名史上疏陳讓乃以爲簡較左散騎嘗侍知鄂州事使如故

裴胄除京兆少尹以父名不拜換國子司業

李賀父名晉肅不應進士韓愈爲賀作辨諱令舉進士

馮宿除華州刺史以父名子華拜章乞罷改左散騎嘗侍兼集賢殿學士

晉崔居儉仕後唐爲太嘗卿閔帝應順初明宗山陵合爲禮儀使居儉以祖諱蠡辭於執政乃授祕書監居儉訴於人曰名諱有令式在余何罪也

周王昭吉仕晉爲右金吾衛大將軍天福三年昭吉奏臣伏觀漢書昌邑中尉王吉是臣遠祖避名之禮允屬於斯臣請改名澈從之

陳觀仕晉爲尚書兵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開運三年以觀爲右諫議大夫觀以祖諱義乞改官尋授給事中

張鑄爲給事中顯德三年以鑄爲光祿卿鑄以卿字

與祖名同援令式上訴尋改授祕書監判光祿寺事
為人後

禮曰大宗無後以小宗之子後之食其舊德世祿之
榮可尚非我族類蒸嘗之享奚宜若乃虞世緒之中
衰懼家聲之莫繼擇純謹於宗黨承肯構於天性先
王之教所以重似續君子之心錄是廣親愛既禮經
之明訓亦人情之嘗道也其有國封已廢王澤復加
選於支屬授以爵土斯又表明庭繼絕之恩示人臣
同體之義焉苟或違厥彝訓亂夫昭穆遠取異姓俯
徇私昵豈獨王制之所禁故乃神理之不歆

後漢伏恭字叔齊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位至光
祿勳無子以兄子恭為後

魏劉阜庶之弟子也庶為太祖丞相會曹屬文帝即
王位為侍中賜爵關內侯黃初二年卒庶別傳云時年四十二

無子帝以阜嗣案劉氏譜阜字伯陵陳留太守阜子喬字仲彥晉陽欽曰喬有贊世志力
惠帝末為豫州刺史喬
胄喬丕顯貴盛至今

陳矯為尚書令本劉氏子出嗣舅氏

徐統諫議大夫奕之族子奕卒文帝思奕之為人奕
無子詔以統為即以奉奕後

蜀諸葛喬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與

兄元遜俱有名於時論者以為喬才不及兄而性業過之初亮未有子求喬為嗣瑾啓孫權遣喬來西亮以喬為已適子

衛繼字子業漢嘉嚴道人也兄弟五人繼父為縣功曹繼為兒時與兄弟隨父游戲庭寺中縣長蜀郡君子數命功曹呼撫其子省弄甚憐愛之張因言之間語功曹欲乞繼功曹即許之遂養為子繼敏達夙成學識通博進仕州郡歷職清顯而其餘兄弟四人各無堪當世者父嘗言已之將衰張明府將盛也時法禁以異姓為後故復為衛氏

吳朱然字義封朱治之姊子也本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啓孫策乞以為嗣策命丹陽郡以羊酒召然到吳策優以禮賀

晉王愔為陽平太守戎之從弟也戎子方早辛庶子與戎不齒以愔子為嗣

皇甫謐字士安幼名靜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父

賈謐本姓韓太尉充之外孫充薨無嗣充婦郭槐輒以謐為充子黎民後奉充後郎中令韓咸中尉曹軫諫槐曰禮大宗無後以小宗支子後之無異姓為後

之文無令先公懷腆后土良史書過豈不痛心槐不從咸等上書求改立嗣事寢不報槐遂表陳是充遺意帝乃詔曰太宰魯公充崇德立勲勤勞佐命皆世俎隕每用悼心又胤子早終世嗣未立古者列國無嗣取始封支庶以紹其統而近代更除其國至於周之公旦漢之蕭何或豫建元子或封爵元妃蓋尊顯勲庸不同嘗制太宰素取外孫韓謚為世子黎民後吾退而斷之外孫骨肉至近推恩計情合於人心其以謚為魯公世孫以嗣其國自非功如太宰始封無後如太宰所取必以已自出不如太宰皆不得以為

比

羊祜封南城侯無子武帝以祜兄子暨為嗣暨以父沒不得為人後帝又令暨弟伊為祜後又不奉詔帝怒並收免之

宋劉蔚祖輔國將軍東興縣侯劉懷肅弟懷慎之子懷肅卒無子懷慎以蔚祖嗣封官至江夏內史

謝弘微武昌太守思之子也從叔峻司空琰之第二子無後以弘微為嗣本名密犯所繼內諱故以字行劉湛字弘仁南陽涅陽人也祖耽父柳並晉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湛出繼伯父淡襲封安衆縣五

為人後

等男

范曄字蔚宗順陽人車騎將軍泰少子也出繼從伯弘之襲封武興縣五等侯

王延之父昇之都官尚書延之出繼伯父秀才粲之張冲字思納吳郡吳人父東通直即冲出繼從伯侍中景喬

南齊王奐字彥孫瑯琊臨沂人也祖僧朗宋左光祿儀同父粹黃門即奐出繼從祖中書令球故字彥孫江斡字叔文少有美譽初尚宋孝武女臨汝公主明帝幼斡出繼從叔慈爲從祖淳後於是僕射王儉啓

禮無從小宗之文近世緣情皆繇父祖之命未有旣孤之後出繼宗族也雖復臣子一揆而義非天屬江忠簡嘗嗣所寄唯斡一人傍無其屬斡宜還本若不欲江慈絕後可以斡小兒繼慈爲孫尚書參議曹問立後禮無其文荀頊無子立孫墜禮之始何琦又立此論義無所據於是斡還本家詔使自量立後者梁張纘父策從父兄弘籍高祖舅也爲齊鎮西叅軍卒於官無子策以第三子纘爲嗣封利亭侯何遜任侍中點從弟耿之子點卒無子宗人以遜任爲嗣

後魏封叔念懷州刺史磨奴之族子磨奴卒以叔念爲後

于永超尚書左僕射忠弟之子也忠臨薨上表曰先帝錄臣父子一介之誠昭臣家世奉公之節故申之以婚姻重之以爵祿至乃位亞三槐秩班九命自大明利見之始百官總已之初臣復得猥攝禁戎輯寧內外斯誠社稷之靈兆民之福臣何力之有焉但陛下以獻明御寓皇太后以聖善臨朝衽席不遺簪履弗棄復乃寵窮出內榮遍宮闈外牧兩河入叅百揆顧服知妖省躬識戾而臣將慎靡方致茲疴疾自去

秋苦痢纏綿迄今藥石備嘗日增無損又今年已來力候轉惡微喘緒息振復良難鴻慈未酬伏枕涕咽臣薄福無男遺體莫嗣貪及餘生謹陳宿抱臣先養育第四弟第三子司徒掾永超爲子猶子之念實切於心乞立爲嫡傳此山河靈太后令曰于忠表如子旣誠勲宜錄又無子可矜臨危所祈不容致奪可特聽如請以彰殊効

李容兒侍中神雋從弟延度之第三子神雋無子延度以容兒後之

劉俊大司農憚弟廡之子憚卒無子廡以俊爲後

爲人後

崔孝演字伯則趙郡太守孝曄之弟也出繼伯父孝演無子弟孝直又以子士遊爲後

崔龍子定州大中正勉弟宣度之子勉卒無子宣度以龍子後之

畢義暢瀛州刺史祖朽弟祖歸之子祖朽卒無子祖歸以義暢爲後

宋弁字義和廣平列人人也祖愔爲廣平太守封列人子愔卒弁伯父世顯襲世顯無子養弁爲後

高崇字積善渤海蓆人也父潛獻文初詔以沮渠牧犍女賜潛爲妻封武威公主崇舅氏坐事誅公主痛

本生絕嗣遂以崇繼牧犍後改姓渠崇爲雒陽令卒高緒滄州東平府主簿謹之兄謙之第二子謹之卒

無子謹之弟慎之好學又卒無子以緒繼焉孫伯融滄州長史瑜弟步兵較尉彝之子出繼瑜後

官至太守李侃晞思皇后猶子燕州刺史興祖兄安祖之子興祖無子侃晞爲後襲先封南陽郡王

胡僧洗靈太后父中書監儀同三司安定郡公兄真之子國珍無男養僧洗爲後國珍後生子祥襲封

北齊表聿修字叔德陳郡陽夏人魏中書令翻之子

册府元龜 為人後

卷之六百六十三

也出後叔父躍

後周鄭譯字正義從祖文寬尚魏平陽公主主則太祖元后之妹也主無子太祖令譯後之繇是譯少為其太祖所親嘗令與諸子遊集文寬後誕二子譯復歸本生

隋梁操字孟德士彥之子出繼伯父官至長寧王府驃騎

楊玄挺司徒素異母弟浙陽太守約之子徵入朝未幾卒素以玄挺後之

薛收司隸大夫道衡之子也道衡有五子收最知名帥王處直不久病間處直神之待為羽人處直時未有子應之遺都於處直曰此子生而有異因為處直之子

晉孔崇弼者唐僖昭兩朝宰相魯國公緯之子也緯有重名於時無子崇弼以猶子入繼承蔭授畿尉

册府元龜

白景受刑部尚書致仕居易之侄孫居易卒無子以景受為嗣

梁王珂河中人祖縱鹽州刺史父重榮河中節度使破黃巢有大功封郾郾郡王珂本重榮兄重簡之子出繼重榮

後唐霍彥威字子重不知何許人梁將霍存得於村落間年十四初列於廝養從存征戍愛其爽邁遂養為已子

王郁者本姓劉小字雲郎中山陘邑人也初有幻人李應之得於村落間養為已子應之以左道醫定州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開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圃註釋

總錄部

仁

信

儉

謹慎

不好謙

仁

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訥繇難也謂仁之難言之又曰唯聖與仁則吾豈敢大哉仁者五嘗之首百行之宗妙入聖域冲乎天道得其稟者無夷夏無貴賤堯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百六十四

舜其心周孔其他化人受其賜物被其澤矣

孔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釣者一竿釣以繳繫釣綱羅屬為大綱以橫絕流著

綱弋繳射也宿宿鳥

秦西巴魯人孟孫獵得麕使西巴持歸烹之西巴不忍而與其母孟孫怒逐西巴居一年取為子傅曰大一麕猶不忍况人乎

田子方魏人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者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為用故出放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去其身仁者不為也末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

漢張歐為吏未嘗言案人劓以誠長者處官

劓與具專同

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而封之

面謂借之也

其愛人如此

杜緩為太嘗治諸陵縣每冬月封具獄日嘗去酒食

省

獄案已具常論決之故封上

官屬稱其有恩

後漢鍾離意為郡督郵會稽大疫死者萬數意獨身

自隱親經給醫藥

隱謂親自隱恤之經給謂經營漆給之

所部多蒙全

濟舉孝廉再遷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過弘農意輒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而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光武得

奏以見霸曰君所使掾何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
曹褒爲射聲較尉射聲營見有停棺不葬者百餘所
褒親自履行問其意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以來
絕無後者不得理掩褒乃愴然爲買空地悉葬其無
主者設祭以祀之遷城門較尉將作大匠時有疾疫
褒巡行病徒爲給醫藥經理餽粥多蒙濟活

鄧訓司徒禹之第六子明帝卽位初以爲卽中訓謙
恕下士無貴賤見之如舊朋友子往來門內視之如
平有過加鞭朴之教太醫皮巡從獵上林還暮宿殿
門下寒疝病發時訓直事聞巡聲起往問之巡曰鼻

得火以熨背訓身至太官門爲求火不得乃以口噓
其背腹呼同廬卽共更噓至朝遂愈也

盛吉字君達爲廷尉性多仁恩務在哀矜每至冬月
罪當斷夜看刑狀其妻執燭吉手持丹筆夫妻相向
垂泣

廖扶汝南平輿人絕志世外專精經典歲荒歛葬遭
疫死亡不能自收者甚衆
折像廣漢雒人不仕幼有仁心不殺昆蟲不折萌芽
韓卓家奴臘日竊食祭其先卓義其心卽日免之
舒仲應爲表術沛相時江淮間相食殆盡術僭號天

旱歲荒士民凍餒術以米十萬斛與爲軍糧仲應悉散以給饑民術聞怒陳兵將斬之仲應曰知當必死故爲之耳寧可以一人之命救百姓於塗炭術下馬牽之曰仲應足下獨欲享天下重名而不與吾共之耶

昔劉麟之南陽人車騎將軍桓冲請爲長史固辭不受去家百餘里有一獨媪疾將死歎息謂人曰誰當埋我唯有劉長史耳何繇令知麟之先聞其有患故往候之值其命終乃身爲治棺殯送之其仁愛惻隱如此

郭翻武昌人不交世事嘗以車獵去家百餘里道中逢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歸

宋嚴世期會稽山陰人好施慕善出自天然同里張邁三人妻各產子時歲饑儉慮不相存欲棄而不舉世期聞之馳往拯救分食解衣以贍其乏三子並得成長同縣愈陽妻莊年九十莊女蘭七十並各老病單孤無所依世期衣給之二十餘年死並殯葬之宗親嚴弘鄉人潘伯等十五人荒年並餓死露骸不收世期買棺器殯埋存育骸幼

南齊江泌字士清性行仁義衣弊虱饑乃復取置衣

中數日間終身無復虱有志行食菜不食心以其有
 生意也應南中郎將行參軍所給募吏去役得時病
 莫有舍之者吏扶杖投泌泌親自隱郵吏死泌為買
 棺無僮役兄弟共埋之領國子助教乘牽車見老翁
 步行下車載之躬自步去十餘文蘭十十並各亦
 孔祐山陰人至行通神曾有鹿中箭來投祐祐為之
 養瘡愈然後去太守王僧虔與張緒書曰孔祐敬康
 魯孫也行動幽祇德標松桂引為主簿遂不可屈此
 古之遺德也

張融為儀曹即掘祠倉三曹尋兼掌正厨融見宰殺

迴車逕去自表解職

梁巖植之字孝源為中撫軍參軍率性仁慈好行陰德
 雖在閭室未嘗怠也少嘗山行見一患者植之問其
 姓名不能答載與俱歸為營鑿藥六日而死植之為
 棺殯殮之卒不知何許人也嘗緣柵塘行見患人卧
 塘側植之下車問其故云姓黃氏家本荊州為人傭
 賃疾既篤船主將發棄之于岸植之心惻然載還治
 之經年而黃氏差請終身充奴僕以報厚恩植之不
 受遺以資糧遣之其義行多如此

後魏凌千彰崇好道術曾嬰重疾藥中須桑鰲蛸子

彰不忍害物遂不服焉其仁恕如此
高謙之爲國子博士好於贍恤言諾無虧居家僮隸
對其兒不撻其父母生三子便免其一世無髡黥奴
婢嘗稱俱稟人體如何殘害
李亮妙於醫術亮大爲廳事以舍病人停車輿於下
時有死者則就而棺殯親往弔視其仁厚若此終前
將軍領太醫令
崔光爲侍中書皇興初有同郡二人並被掠爲奴婢
後詣光求哀光乃以二口贖免高祖聞而嘉之
北齊房謨爲丞相右長史以直甚被賞遇謨悉心盡
力知無不爲前後賜其奴婢率多免放神武後賜其
生口多黥面爲房字付之

後周張元字孝始河北首城人六歲村陌有狗子爲
人所棄者元見卽收而養之其叔父怒曰何用此爲
將欲更棄之元對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若天
生天殺自然之理今爲人所棄而死非其道也若見
而不收養無仁心也是以收而養之叔父感其言遂
許焉未幾乃有狗母啣一死鬼置元前而去
隋乞伏惠爲潭桂二州總管嘗見人以簞捕魚者出
緇買而放之其仁心如此百姓美之號其處曰西河

公鑿

唐李大亮爲安州刺史擒輔公祐將軍張善安以功
賜奴婢百人大亮謂之曰汝輩多衣冠子女吾何忍
以汝爲賤隸乎一皆放遣高祖聞而嗟異復賜越婢
三十人
任簡迪爲天德軍使李景畧判官性重厚嘗有軍宴
行酒者誤以醢進簡迪知誤以景畧法嚴慮坐主酒
者乃勉飲盡之而僞容其過以酒薄白景畧請換之
於是軍中皆感悅

劉祥道爲刑部尚書每覆大獄必歔歔而歎奏決之日
爲之再不食

周馮道晉末爲太尉封魏國公北虜犯闕隨虜北行
在恒山見有中國士女爲虜所俘者出橐裝以贖之
皆寄於高尼精舍後相次訪其家以歸之

信

仲尼曰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則知君子勵不欺
之節哲人懷可復之言自其誠而至於明發其中而
形於外所以不言示於挂劍殺雞應乎千里群兒赴
於竹馬一諾重於黃金著行立誠可謂至矣
延陵季子吳之公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

君觀不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顧反則徐君死於是脫劍致之嗣君從者止之曰此吳國之寶非所以贈也延陵季子曰吾非贈之也先日吾來徐君觀吾劍不言而其色欲之吾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已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劍違心廉者不為也遂脫劍與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劍於是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

仲繇字子路衛人無宿諾
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故不豫諾
 小

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

子路誠信故欲

得與相要誓而不瀆盟

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

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

吳起魏人示其妻以組曰子為我織組令如是組妻織組異善起曰非詔也使衣之而歸妻往請之起曰家無虛言

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漢季布楚人以然諾聞楚人為之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季布一諾

後漢賈復王莽末爲縣掾迎鹽河東會遇盜賊等比十餘人皆放散其鹽復獨完以還縣縣中稱其信郭伋爲并州牧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路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從事計日當告之行部旣還先期一日伋爲違信於諸兒遂止于野亭頃期乃入

范式字巨卿一名汜少遊大學爲諸生與汝南張劭爲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尅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酒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醞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

吳太史慈字子義東萊黃人也漢末隨揚州刺史劉繇與長沙桓王策戰神亭戰敗爲策所執策素聞其名卽解縛請見咨問進取之術慈答曰破軍之將不足與論事策曰昔韓信定計於廣武今策決疑於仁者君何辭焉慈曰州軍新破士卒離心若儻分散難

復合聚欲出宣恩安集恐不合尊意策長跪答曰誠
本心所望也明日中望君來還諸將皆疑策曰太史
子義青州名士以信義為先終不欺策明日大請諸
將豫設酒食立竿視影日中而慈至策大悅嘗與參
論諸軍事

陳蕭允為光祿大夫性敦重未嘗以榮利干懷及晉
安王出鎮湘州又若攜允允少與蔡景歷善歷子徵
修父黨之敬聞允將行乃請允曰公年德並高國之
元老從容坐鎮旦夕自為列曹何為方復幸若在外
答曰已許晉安豈可忘信其恬於榮勢如此

唐蕭至忠年少時與友人期於路隅會風雪凍冽諸
人皆奔避就于下至忠曰寧有與人期而求安失信
乎獨不去衆咸歎服後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

王友貞懷州河內人出言未嘗負諾時論以為真君
子中宗時以太子舍人徵固以疾辭

儉

先賢有言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又曰在約則久是故
節儉之行君子攸先若乃歷輔邦君繼登相事妾不
衣帛家無私積以至受伐冰之祿列彰纓之位居室

不飾田園以蕪處之有嘗克敦素履如此則豈獨遺清白於子孫亦可以免乎禍患矣

鬪子文楚人三登令尹無一日之積成王聞子文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七束糗一箱以羞子文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子文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來富子逃之何也對曰從政者以庇人也人多曠者而我取富馬是勤人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趙盾晉大夫也晉靈公使勇士往殺之勇士入俯而闚其戶方食魚殮勇士曰嗚子誠仁人也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殮見子之儉也君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吾亦不可復見遂刎頸而死

李文子魯大夫各行父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其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鹿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鹿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它之父仲孫蔑也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子服即它也八十縷為升馬餼不過

穰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為上大

夫又云文子率大夫入斂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

晏平仲各嬰者事齊靈公莊公景公節儉力行重於

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祀其先人豚肩不掩

豆澣衣濯冠以朝齊侯欲更晏子之宅晏子辭之及

晏子之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拜謝乃毀之

而里室皆如其舊本懷里室以大晏子之宅故復之則使宅人反之

還其故室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隣是卜良二三子先卜

隣矣二三子謂隣人違卜不詳君子不犯非禮去儉即奢為非禮小

人不犯不詳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魯

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遺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介遺車七

乘大夫五介遺車五乘晏子焉知禮

公孫舍之字子展鄭大夫儉而一若身儉而用心一

公儀休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

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食茹而美

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

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離其貨乎

後漢祭遵潁陽人家富給而遵恭儉惡衣服後至征

虜將軍

桓鸞少立操行緼袍糲食不求盈餘後為議郎

張出性篤厚節儉父歆為汲令卒汲吏人賻送前後數百萬悉無所受後至大尉

王良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尾器

崔暕居嘗蔬食菜羹而已家無擔石儲當世清之仕至濟北相

魏嘗林歷宰守刺史所在儉身節用其家嘗餓乏糟糠縑弊

晉李喬歷職內外而至貧儉兒病無以市藥止賜錢十萬位至司徒

宋王曇首手不執金玉婦女不得為飾玩初為彭城府功曹後至揚州刺史

孔顛為潯陽安陸二府長史性真素不尚矯飾遇得寶玩服用不取而他物鹿敗終不改易吳郡顧顛之

亦尚儉素衣裘器服皆擇其陋者宋世言清約稱此二人

王儉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不好聲色衣裘服用取給而已

樂願為湘州主簿棄官吏部即度杲之嘗往侯願為設食枯魚菜菹而已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

出嘗膳魚羹數種呆之曰卿過於茅季偉我非郭林
宗仕至郢州治中卒

梁范岫每所居官嘗以廉潔著稱爲長城令時有梓
材巾箱至數十年經貴遂不改易在晉陵唯作牙管
筆一雙猶以爲費

後魏裴他河東人爲中軍以老還鄉他不事家產宅
不過三十步又無田園暑不蓋寒不衣裘其貞儉若
此

唐郭曜子儀之長子諸弟爭飾池館盛車服獨以朴
儉自處後爲太子少保

韓滉性持節儉志在務公衣裘茵褥十年一易居處
陋薄才蔽風雨自居重位愈清儉入仕之初以至卿
相凡四十年使相乘五馬皆及弊帷

二休烈自釋褐祕書省正字至工部尚書在朝三十
餘年歷清要家無擔石之蓄

謹慎

克謹於事是謂周防能慎其言終亦寡悔苟在家而
必達於從政平何有若乃多知而守約居安而慮危
素履是敦庸行斯執引古爲鑑非禮勿動恭事上之
節戒不密之失修身絜矩閑邪杜漸罔欺暗室靡羶

塵游跬步之間顛沛於是在少有立雖老彌篤茲乃終君子之道焉

魯孔子入太廟太廟周公廟孔子仕魯魯祭周公而助祭也每事問或曰

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鄒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

時人多言孔子知禮或人以為知禮者不當復問子聞之曰是禮也雖知之當復問

慎之至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孔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季文子魯大夫

季孫行父文謚也文子思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有三思

子家懿伯子家羈也昭公將伐季氏告懿伯羈莊公之女孫

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受惡名不

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

難圖也公退之退使去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

獲死乃館於公恐受洩命之罪故留公宮以自明

魯參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啓開也魯子以為受身體

於父母不敢毀傷使弟子開衾而視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

薄冰言此詩者喻已嘗戒慎恐有所毀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乃

日後我自知免於患難矣小子弟子也呼之者欲使之識其言

南公括字子容孔子弟子三復白圭詩云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

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是其心謹慎

漢爰穎以慎將從高帝起留入漢以謹慎為將也以都尉守

廣武

金日磾輸黃門養馬武帝游宴見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不敢及在帝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忤逆也賜出宮女不敢近帝欲納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帝尤奇異之後為侍中

張臨嗣父延壽爵為平原侯性謙儉每登閣殿帝嘆曰桑霍為我戒豈不厚哉桑桑弘羊也霍霍光也言以驕奢致禍也

後漢杜安字伯夷貴戚慕其名或遺其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後捕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封印如故竟不離其患後至巴郡太守

皇甫嵩為太嘗為人憂慎盡勤前後上表陳諫有補益者五百餘事皆手書毀草不宣於外

魏華歆平原高唐人高唐為齊各都衣冠無不游行市里歆為吏休沐出府則歸家闔門議論持平終不毀傷人位終太尉

吳鬪澤字德潤山陰人也性謙恭篤慎人有非短口未嘗及容貌似不足者仕至尚書僕射

晉劉超少有志尚為縣小吏稍遷瑯邪國記室掾以忠謹清慎為元帝所拔嘗親侍左右遂從渡江于時

天下擾亂伐叛討貳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跡與帝
 手筆相類乃絕不與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
 客繇是漸得親密以左右勤勞賜爵原鄉亭侯
 蔡謨字道明性尤篤慎每事必為過防故時人云蔡
 公過浮航脫帶腰舟仕至左光祿大夫

南齊王琨為光祿大夫謙恭謹慎老而不渝朝會必
 早起簡閱衣裳抖擻冠幘如此數四或為輕薄所笑
 臧榮緒隱居京口南徐州辟西曹舉秀才不就惇愛五
 經又以飲酒亂德言嘗為戒

劉璉字子敬方執正直文惠太子召入侍東宮每上
 事輒削草仕至射聲較尉

後魏辛祥為太傅元丕并州府屬咸陽王禧妃即祥
 妻妹及禧構逆親知多罹塵謗祥獨蕭然不預
 司馬惠安丹陽侯叔璠之孫為洛州龍驤府司馬未
 嘗自伐性閑淡少所交遊識者云其淳至
 王雒兒少善騎射明元在東宮給事帳下天賜未明
 兀出居于外雒兒晨夜侍衛無頃吏違離恭勤發於
 至誠侍從遊獵夙夜無怠性謹厚未嘗有過
 陸麗少以忠謹入侍左右太武特親昵之舉動審慎
 而無愆失賜爵章安子

崔振字延根自中書學生爲祕書中散在內謹飭爲
孝文所知

叔孫俊字醜歸少聰敏年十五內侍左右性謹密初
無過行入爲獵郎

趙邕南陽人司空李冲之貴寵也邕以少年謹端出
入其家頗給按摩奔走之役冲亦深加接念令與諸
子遊處人有束帶謁於冲者時記之以通仕平北將
軍幽州刺史

楊津少端謹以器度見稱年十一除侍御中散于時
孝文冲幼文昭太后臨朝津曾久侍左右忽而咳逆
失聲遂吐數升藏衣袖太后聞聲閱而不見問其故
具以實言遂以敬慎見知

嘗景字永昌累遷右光祿大夫祕書監性和厚恭慎
每讀書見韋弦之事深薄之危乃圖古昔可以監戒
指事爲象讚而述之

庾岳拜相州刺史鄴舊有園池時果初熟丞吏送之
岳不受曰果未進御吾何得先食其謹慎如此
封隆之性寬和有度量義旗始建首參經畧奇謀妙
策密以所聞上書削藁罕聞於外高祖嘉其忠謹每
多從之轉齊州刺史卒

權會字正理志尚沉雅勁遵禮則知太史局事明風
角解玄象至於私室聊不及言學徒有請問者終無
所說每云此學可知不可言諸君並貴遊子弟不繇
此進何煩問也會嘗有一子亦不以此術教之其謹
密如此

北齊楊愔字遵彥性周密畏慎嘗若不足每聞後命
愀然變色仕至尚書右僕射

後周申徽少與母居盡力孝養及長好經史性審慎
不妄交遊元遂爲東徐州刺史引徽爲主簿

隋于宣道字元明性謹密不交非類仕周釋褐左侍

士

唐皇甫無逸太宗貞觀中爲益州刺史過於審慎所
上表奏懼有誤失必讀之數十遍仍令官屬再三披
省使者就路又追而更審每遣一使輒連日不得上
道

楊恭仁爲雒州都督性虛澹必以禮度自居謙恭下
士未嘗忤物時人方之石慶

高郢性恭慎廉潔罕與人遊守官奉法勤恪遷刑部
郎中改中書舍人掌誥累年家無制草或謂曰前輩
皆留制集公焚之何也曰王言不可存私家時人重

其慎密也

好謙

易曰人道惡盈而好謙蓋君子謙尊而光卑以自牧持之則為德柄行之可以利涉故有處實若虛難進易退先人後己辭大取小貴而能降泰而不驕撝挹發於誠信恭遜見於形色播厥令譽獲乃終吉書稱受益不其然乎

孔子謂弟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又魯太

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太宰大夫官名或吳

或宋未可分也疑孔子多能於小藝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言固天縱大聖之德又使多能

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

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我少小貧則嘗自執事固多能為鄙人之

事也君子固不多能

又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

名

達巷者黨名也五百家為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

子聞之謂門

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聞人美之承之以謙

吾執御者從各六藝之卑

公子荆衛侯之子孔子曰衛公子荆善居室

荆與蘆瑗史鮪

並為君子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漢公孫弘菑川薛人武帝時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帝怒以為不能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川不能罷願更選國人

于定國為廷尉為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

定國皆與鈞禮

鈞禮猶言尤禮

韋玄成丞相賢之子少好學修父業尤謙遜下士其

接人貧賤者益加敬繇是名譽日廣後亦至丞相

蜀劉巴零陵人也少知名年十八郡署戶曹史主記

主簿劉先主欲遣周不疑就巴學巴答曰昔淵荆比

荆汝師門記問之學不足紀名內無楊朱守靜之術

外無墨翟務時之風猶天之南箕虛而不用賜書乃

欲令賢甥摧鸞鳳之豔遊燕雀之宇將何以啓明之

哉愧於有若無實若虛何以堪之

晉羊祜為車騎將軍開府累年謙讓不辟士

妾方初任吳為五官中郎將朝會未嘗乘車行必讓

路

周處除楚內史末之官徵拜散騎嘗侍處曰古人辭

大不辭小乃先之楚

劉殷在前趙劉聰朝為太保錄尚書事與公卿恂恂

然嘗有後已之色
陸玩為司空雖登公輔謙讓不辟掾屬成帝聞而勸
之玩不得已而從命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
進謙若布衣繇是搢紳之徒莫不蔭其德宇

宋劉懷慎為中領軍雖名位優重而恭恪愈至每所
造位任不踰已者皆東帶門外下車其謹退如此

沈曇慶謹實清正所蒞有政績嘗謂子弟曰吾處世
無才能正圖作大老子耳世以長者稱之仕至徐州

刺史

謝思以戰功封新寧縣男益自謙損與人語嘗呼官位

自稱鄙人

南齊陸慧曉歷補司徒征虜輔國左軍冠軍五府為

長史治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詣必起送之或謂慧曉

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

容不以禮處人未嘗輕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

人不可輕而賤者乃可輕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終

身嘗呼人位

張岱為吏部尚書兄子懷弟恕以誅郡太守劉遐功

太祖欲以恕為晉陵郡岱曰恕未閑從政美錦不宜

濫裁太祖曰恕為人我所悉且又與環同勳自應有

賞岱曰若以家貧賜祿此所不論語功推事臣門之耻

王綸之字元昌為安成王記室參軍偃仰召會退居僚未司徒袁粲聞而歎曰格外之官便今日為重貴游居此位者遂不以掌文記為高自綸之始也

陳顯達為侍中鎮軍將軍護厚有智計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嘗有愧懼之色

梁王曇生好文義以謙和見稱歷吏部尚書太常卿王筠性弘厚不以藝能高人任至太子詹事

後魏游肇謙廉不競曾撰儒基以表其志焉位至尚

書右僕射

崔挺為北海王詳司馬挺子孝芳早有才識老父召見甚嘆賞李彪謂挺曰比見賢子謂帝旨喻殊優今當為絕群耳挺曰卿自欲善處人父子之間然斯言吾所不敢聞也

裴景融早退廉謹無競於時位至諫議大夫

唐李藩為徐州張建封從事居幕中謙謙未嘗論細微

晉崔悅為翰林學士平生所著文章碑誄制詔極多人有借本傳為者則曰有前賢有來者奚用此為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一十五

報恩

仲尼有言曰以德報德蓋人之生也稟五行之秀首
萬物之靈居不違仁動必率道至若受施而不背求
訾而不遺金石其心風雨無變乃行之嘗也安可造
次而忘之哉乃有感寬宥之惠則爭其死所蒙推薦

之私則讓彼封爵或施之甚薄而報之甚厚或拔於
困辱而事於榮達以至尊其親恤其子制之服紀營
乎墳墓以答平生之遇以伸感槩之節詩不云乎無
德不報其斯之謂歟

提彌明晉人也大夫趙盾嘗田首山蒲坂縣有雷首山見桑

下有餓人卽提彌明也盾與之食食其半問其故曰

宦三年宦學也未知母之存不願遺母盾義之益與之

節肉已而爲晉宰夫趙盾弗復知也晉靈公飲趙盾

酒伏甲將攻盾公宰提彌明知之恐盾醉不能起而

進曰君賜臣觸三行可以罷欲以去趙盾令先母及

難盾既去靈公伏士未會先縱蓄狗名獒犬四尺明曰獒

爲盾搏殺狗盾曰棄人用狗雖猛何爲然不知明也

爲陰德也已而靈公縱伏士出逐趙盾提彌明反擊

靈公之伏士伏士不能進而竟脫盾盾問其故曰我

桑下餓人問其名弗告明亦因亡去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見靈

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

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

爲之節食與肉實諸橐以與之旣而與爲公介剛餓

以禦公從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

名君不告而退遂自亡也

秦繆公與晉惠公夷吾合戰於韓地晉君棄其軍與

秦爭利還而馬繫公與麾下馳追之不能得晉君

及為晉軍所圍晉擊繆公繆公傷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晉軍解圍遂脫繆公而反生得晉君初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烹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繆而見繆公窘亦皆推力爭死以盡食馬之德於是繆公處晉君以歸

魏桓晉大夫初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曰必

嫁是武子嬖妾疾痛則曰必以為殉及卒無嫁之曰

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野見老人結草

以亢社回九樂也杜回躡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

所嫁婦人之父也而汝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楚莊王賜其羣臣酒日暮酒酣左右皆醉殿上燭滅

有牽王后衣者王后拖冠纓而絕之言於王曰今燭

滅有牽妾衣者妾捷拖其纓而絕之願趣上火視絕

纓者則其人也王曰止立出令曰與寡人飲不絕纓

者不為樂也於是冠纓無完者不知王后所絕冠纓

者誰於是王遂與羣臣歡飲乃罷居數年吳與師攻

楚楚有一士嘗為厲行五合戰五陷陣却敵遂取大

軍之首而獻之王怪問之曰寡人未嘗有異於子子

何為於寡人厚也對曰臣先殿上絕纓者也時當以
肝膽塗地矣恨未有所効今幸得用於是臣之義尚
或可遂莊王破吳而楚國益疆恩厚之應也

荀瑩晉大夫邲之戰楚人獲之瑩之在楚也鄭賈人
有將寘諸楮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

如晉荀瑩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
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傳言知瑩之賢

趙武晉大夫也初司寇屠岸賈作難攻趙氏於下宮
殺趙朔滅其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在公宮匿朔

客曰公孫杵臼與朔友人程嬰謀立趙氏孤曰武武即

遺腹也武冠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

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氏

既立為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
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

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故先
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為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

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之祠世世勿絕

公孫龍晉范氏臣也晉趙鞅與鄭師戰初周人與范
氏田公孫龍稅焉為范氏收周人所與田之稅趙氏得而獻之龍得

以獻簡子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

還其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蠶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

北郭騷者齊人也結杲網捆蒲葦織屨履以養其母養猶不足猶尚也踵門見晏子願乞所以養母晏子之

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於利不苟取於害不苟免於不義之利不苟且而取當義

而死故不苟免今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必予之晏子使人分舍粟分府金而遺之辭金受粟有間晏子

見疑於齊君有間無幾也北奔過北郭騷之門而辭辭告別也北郭騷沐浴而出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適之也晏子

曰見疑於齊君將出奔奔楚也北郭子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

甚矣晏子行行去也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養母焉吾聞之曰養其親者身伉其

難伉當也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白明也善衣冠令其友摻劔奉筥而從造君廷求復曰晏子天下賢

者也去復白也齊國必侵矣侵削也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以頭託以白晏子謂其友曰盛吾頭於筥中

奉以託退而自刎也刎截也其友因奉以託其友謂觀者曰北郭子為國故死吾將為北郭子之死也又退而

自刎齊君聞之大駭乘驛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

車也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騷之以

死白已也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之甚矣

晏子自謂施北郭騷不得其人為不知士也又不知北郭騷能為其殺身之明已故曰嬰之亡豈不宜哉

亦愈不知士甚矣自責深矣

蘇秦既相六國復歸周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

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

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

見於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

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今亦得矣

范雎既相秦王稽謂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

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者

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

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

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無可

奈何使臣卒然捐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

雎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

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至於相爵在列

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

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

北郡掌治民進賢勸功缺訟簡姦嘗以奉

行所至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秋冬遣無害吏案訊問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歲盡遣吏上計

任鄭安平昭王以為將軍范睢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

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為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

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潛王曰孟嘗君將為亂及甲申劫潛王潛王意

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潛王二十四年甲申劫王薛文起魏子所與

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為盟遂自刎宮門以明孟嘗君潛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

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

漢陳平陽武戶牖人也初事項羽為都尉後降漢因

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使參乘典護諸將及高帝會諸侯於陳還至雒陽與功臣剖符定封封平為戶牖

侯世世勿絕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帝曰吾用先生計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

帝曰若子可謂不倍本矣乃復賞魏無知

韓信淮陰人也家貧無行又不能治生嘗從人寄食從下鄉南昌亭長食亭長妻苦之乃晨炊蓐食未起而蓐

蓐中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自絕去至城

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竟漂數十日信謂漂母曰
 吾必重報母怒曰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
 進食豈望報乎信後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
 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錢百以耻辱之曰公小人為
 德不竟言晨炊
 張蒼以客從沛公攻南陽蒼當斬解衣伏鎖鎖銜也身
 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乃言沛公赦勿
 斬蒼德王陵及貴父事陵陵死後蒼為丞相洗沐嘗
 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
 袁盎以秦嘗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

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初盎為吳相時從史盜私
 盎侍兒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君知女
 與侍者通乃亡去盎驅自追之驅馳而追言疾速遂以侍者
 賜之復為從史及盎使吳見守從史適在守盎較為
 司馬為較中之司馬所部之士幸正當守盎乃悉以其裝齎買二石醇
 膠謂所齎衣物自隨者也醇者不雜言其醲也膠汁滓合之酒也會天寒士卒饑渴
 飲醉西南陬卒卒皆臥陬隅也司馬夜引盎起曰君可
 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何為者司馬曰
 臣故為君從史盜侍兒者也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
 言汝有親也 吾不足繫公繫古累字也司馬曰君第去第且也臣

亦且亡群吾親亦匿吾親不遇害也君何患乃以刀決帳道從

醉卒直出於醉卒之處決帳而司馬與分背一時各去也

盜解節旄懷之不欲令人知履步行七十里著履步行而逃亡明

見梁騎馳去遂歸報過梁軍之騎遂因得脫歸報天子

朱買臣為會稽太守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

者皆報復焉耳

丙吉為丞相馭吏嗜酒數連蕩連十蕩放謂十其嘗所供之職而放蕩

從吉出醉嘔丞相車上嘔吐也西曹主吏白欲斥之斥也

也吉日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言無所容

身逐也西曹地怨之地猶第也此不過汗丞相車茵耳遂不去

也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犇命警備事有命則奔赴之

速言應也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書馳來

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刺謂探信之也知虜入雲中

代郡邊歸府見吉白狀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

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

曹案邊長吏瑣科條其人瑣錄也欲科條其人老少及所經歷知其本以文武

進也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郡吉具對御史

大夫卒遽不能詳知以得譴讓讓責也而吉見謂憂邊

思職馭吏力也吉乃歎曰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

嚮使丞相不先聞馭吏言何見勞勉之有掾史繇是

冊 九

益賢吉

薛宣字穎君嘗為趙貢所知戒曰穎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後宣為丞相除趙貢兩子為史貢者趙廣漢之兒子也為吏亦有能各

翟方進任丞相司直為丞相辭宣所知後代為丞相

思宣舊思宣免後二歲薦宣明習文法練國制度練猶

熟也其言詳熟前所坐過薄可復進用帝徵宣復爵高陽侯

加寵特進位次師安昌侯給事中視尚書事宣復尊

重

後漢趙岐亡命孫嵩以為死友藏複壁中岐奉使荆

州時嵩寓於劉表表不為禮岐乃稱嵩素行篤烈

共上為青州刺史

魏賈逵初為郡吏守絳邑長郭援攻絳絳潰援捕得

逵開著士窖中以車輪蓋上使人固守方將殺之逵

從窖中謂守使者曰此間無健兒邪而當使義士死

此中平時有祝公道者與逵非故人而適聞其言憐

其守正危危乃夜盜往引出折械遣去不語其姓名

援破後逵乃知前出已者為祝公道公道河南人也

後坐他事當伏法逵救之力不能解為之改服焉

鄧艾少為稻田守叢草吏同郡吏父憐其家貧資給

甚厚艾初不稍謝後爲汝南太守至則尋求昔所厚
已吏父已死遣吏祭之重遺其母舉其子與計吏
孫禮爲太祖司空軍謀掾初荒亂時禮與母相失同
郡馬台求得禮母禮乃推家財盡以與台台後坐法
當死禮私導令踰獄自首旣而曰臣無逃亡之義徑
詣刺姦主簿溫恢恢喜之具白太祖各減罪一等
荀彧字文若年少時南陽何顒嘗稱彧王佐之器及
彧爲尚書令時顒卒遣人西迎叔父爽喪并致顒屍
而葬之冢傍

吳太史慈東萊人也仕郡奏曹吏會郡與州有隙曲
直未分以先聞者爲善時州章已云郡守恐後之求
可使者慈年二十一選行晨夜兼道至雒陽詣公車
門以刀敗州章通郡章州家聞者更遣吏上章有司
以格章之故不復見理州受其短繇是知名而爲州
家所嫉恐受其禍乃避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
之數遣人問訊其母并致書遺時融以黃巾寇暴出
屯都昌爲賊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慈汝與孔北海
未嘗相見至汝行後瞻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爲賊所
圍汝宜赴之慈留三日單步徑至都昌時圍尚未密
夜伺隙得入見融因求兵出斫賊融不聽外救未至

都昌而圍日偏融欲告急於平原相劉備城中人無
繇得出慈自請行融曰今賊圍甚急卿意雖壯無乃
實難乎慈曰昔府君傾意於老母老母感遇遣慈赴
府君之急固以慈有可取而來必有益也今衆言不
可慈言亦不可豈府君愛頌之義老母遣慈之意耶
事已急矣願府君無疑融乃然之慈遂到平原說備
卽遣精兵三千人隨慈賊聞兵至解圍走散融旣得
濟益奇貴慈事畢還啓母曰我喜汝有以報孔北海
也

耳寧依黃祖祖不禮之祖都督蘇飛薦寧甌不耳寧

歸吳勸大帝取祖帝破祖先作兩函欲以盛祖及蘇
飛令人告急於寧寧曰飛若不言吾豈忘之帝爲諸
將置酒寧下席叩頭血涕交流爲帝言飛酬昔舊恩
寧不值飛固已捐骸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
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帝感其言謂曰今爲
致之若走去何寧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生之恩逐
之尚必不走豈當圖亡哉若爾寧頭當代入函權乃
赦飛

晉潘岳爲河陽令有譙人公孫宏少孤貧客遊於河
陽善鼓琴頗能屬文岳愛其才藝待之甚厚岳爲楊

駿太傅主簿駿誅宏爲楚王瑋長史專殺生之政駿
綱紀皆當從坐同署主簿宋振已就戮岳旦夕取急
在外宏言之瑋謂之假吏故得免

唐彬初受學於東海闇德門徒甚多獨目彬有廊廟
才及彬官成而德已卒乃爲之立碑

融榮有時名爲廷尉正及趙王儉篡位倫子虔爲大
將軍以榮爲長史初榮與同僚宴飲見執炙者貌狀
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
有終日執之而不欲知其味及倫敗榮被執將誅而
執炙者爲督率救之得免

華譚字令思爲盧江內史在郡政嚴而與上司多忤
揚州刺史劉陶素與譚不善因法收譚下壽陽獄鎮
東將軍周馥與譚素相親善理而出之及年卓討馥
百姓奔散馥謂譚已去遣人視之而更移近馥馥歎
曰吾嘗謂華令思是臧子源之疇今果效矣其卓嘗
爲東海王越所捕下令敢有匿者誅之卓投譚而免
及此役也卓遣人求之曰華侯安在吾耳陽威使也
譚答不知遣緡二疋以遣之使反告卓卓曰此華侯
也覆求之令思已亡矣

王談吳興烏程人父爲隣人書度所殺談殺度歸罪

有司太守孔巖義其孝勇列上省之巖諸子爲孫恩所害無副談乃移居會稽修理巖父子墳墓盡其心力
韋弘喪亂之際親屬遇饑疫並盡客遊雒陽素聞應詹名遂依託之詹與分其共苦情若弟兄遂隨從積年爲營伉儷置居宅并薦之於元帝弘后位至少府鄉旣受詹生成之惠詹卒遂制朋友之服哭止宿草追趙氏祀程嬰杵臼之義祭詹終身

陶侃爲荊州刺史都督十州軍事命張夔子隱爲參軍范逵之子晁爲湘東太守辟劉弘魯孫安爲掾屬
表論梅陶凡徇時所荷一殮咸報

祖逖有胡奴曰王安待之甚厚乃在雍丘告之曰石勒是汝種類吾亦不在爾一人乃厚資遣之遂爲勒將祖氏之誅也安多將從人於市觀省潛取逖庶子道重藏之爲汝門時年十歲石氏滅後來歸桓冲彝之子初彝亡後冲兄弟並少家貧母患須羊以解無繇得之見温乃以冲爲質羊主甚富言不欲爲質幸爲養買德即買德即冲小字也及冲爲江州出射羊主於堂邊看冲識之謂曰我買德也遂厚報後趙石勒造子季龍陷廩丘劉演奔文鴛軍獲演人

冊元 報恩
啓送于襄國卽劉琨之兒子也勒以琨撫存其母人之賜啓田宅令儒官授其經
前秦王猛爲相性剛明清肅於善惡尤分微時一殮之惠靡不報焉

南燕慕容超字祖明德之兄北海王納子也時慕容垂起兵山東苻昌收納及德諸子皆誅之納母公孫氏以之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囚之手郡獄獄掾呼延平德之故吏也嘗有死罪德免之至是將公孫及段氏逃于羌中而生超焉年十歲而公孫氏卒明終授超以金刀曰若天下太平汝得東歸可以此刀

還汝叔也平又將超母子奔于呂光及呂隆降于姚興超又隨涼州人徙于長安

宋王鈔惡年十三而苻氏敗亡關中擾亂流寓殷暹之間嘗寄食澠池人李方家方善遇之鈔惡謂方曰遭遇英雄主要取萬戶侯當厚相報方答曰丞相孫人才如此何患不富貴至時願見用爲本縣令足矣後鈔惡爲龍驤將軍領前鋒將隨高祖北伐進次澠池造方家升堂見母厚加酬賚卽授方爲

黃回竟陵郡軍人也後與人相打詐稱江夏王義恭馬客被鞭二百付右尚方會中書舍人戴明寶被繫

差回爲戶伯奉事明寶竭心盡力明寶尋得原委任如初啓免回以領隨身隊統回後爲都督南兗州刺史既貴祇事明寶甚謹言必自名未嘗敢坐躬至帳下及入內料簡有無隨之供送以此爲嘗

南齊王智深爲竟陵王司徒參軍坐事免初爲司徒袁粲所接及撰宋紀意嘗依依粲幼孤祖母名爲愍孫後慕容粲自改名會稽賀喬譏之智深於是著論王晏父普曜爲沈攸之長史嘗慮攸之舉事不得還時土魚爲吏部轉普曜爲內職深德之及與爲丹陽尹而晏仕世祖府與從弟繚反世祖謂晏曰王與朱家外戚王繚親同逆黨旣其群從豈能無異意我欲具以啓聞晏叩頭曰王與修謹保無異志晏父母在都請以爲質世祖乃止

張融遷竟陵王子良司徒右長史竟陵張欣時爲諸暨令坐罪當死先是欣時父興世討南譙王義宣官軍欲殺融父暢興世以袍覆暢而坐之以此免興世卒融着高履負上成壇至是融啓竟陵王子良乞伐欣時死子良答曰此乃是長史美事恐朝廷有嘗典不得如長史所懷初宋丞相起事融父暢以不同將兇殺司馬竺超民諫免之揚臨終謂諸子曰昔丞相

事難吾緣竺司馬得活爾等必報其子弟後超民孫
微冬月遭母喪居貧融往弔之悉脫衣以爲賻被牛
衣而反嘗以兄事微
梁陳伯之爲江州刺史伯之真豫章人鄧善永興人
載承忠並有舊善經藏伯之息免禍伯之尤德之反
在州用善爲別駕永忠記室參軍
陳陰鏗仕梁釋褐湘東王法曹參軍天寒鏗嘗與賓
友宴飲見行觴者迴酒炙以授之衆坐皆笑鏗曰吾
儕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
之亂鏗嘗爲賊所擒或救之獲免鏗問其故乃前所

行觴者

後魏長孫承武孝恭初爲太傅錄尚書事以定策功
更封開國子承恭表請迴授其姨兄廷尉卿元洪超
次子惲初承恭生而母亡爲洪超母所撫養是以求
讓之又承恭少游俠鬪鷄走馬力爭殺人因亡抵龍
門將陳興德家會赦乃免因以後妻羅氏前夫女呂
氏妻德興兄興恩以報之
房景遠好施與頻歲凶儉分贍宗族景遠又於通衢
食餓者後平原劉郁行經兗州之境忽遇劫賊已殺
十餘人次至都郁呼曰與君鄉近何忽見殺賊曰若

言鄉里親親是誰郁曰齊州王簿房陽我姨兄陽是景遠小字賊曰我食其粥得活何得殺其親遂還衣服蒙活者二十餘人

盧度世爲中書學生應選東宮後以崔浩事逃於高陽鄭黑家使者囚黑長子遂被拷掠至乃火焚其體因以物故卒無所言度世後令弟娶黑妹以報其恩賀拔勝都督荊州爲侯景所敗南奔于梁在江表三平梁武遇之甚厚求還梁武親餞於南苑勝自是之後每行執弓矢見鳥獸南向者皆不射之以申懷德之意

後周宇文測爲駙馬都督在雒陽之日曾被竊盜亡物卽其妻陽平王之衣服也州縣擒盜并物俱獲測恐此盜坐之以死乃不認焉遂遇赦得免盜旣感恩因請爲測左右及測從孝武西遷事極狼狽此人亦從測入關竟無異志

隋爾朱敞榮之族子高歡之誅爾朱氏敞隨母在宮中及年十二乃自竇中出奔時追之急遂投一村見長孫媪拜以求哀長孫氏愍而藏於複壁三年乃得歸於周太祖及爲膠州刺史於是迎長孫氏及弟置於家厚資給之

唐李太亮為左衛大將軍大亮隋末為賊所獲賊將張弼見而異之獨釋與語後每懷弼之恩而訪之不能得弼時為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嘗遇諸塗而識之持弼而泣恨相得之晚多推家產以遺弼弼讓而不受大亮言於太宗曰臣有今日之榮張弼力也所有官爵請廻授弼太宗遂擢弼為中郎將俄遷代州都督時人皆賢大亮不肯恩而多弼不自伐也王珪貞觀中歷侍中禮部尚書撫孤姪同於己子少時貧寒人或遺之初不辭謝及貴秩奉皆分給之雖其已亡必厚賑其妻子

羅士信為雒水行軍總管士信初為裴仁基所禮嘗感其知己之恩及東都平遂以家財收斂葬於北邙又云我死後當葬此墓隅及卒果就仁基左為託葬焉

竇希城孝謹之子也初謀妻龐氏奴誣告當斬徐有功獨明其無罪減死有功卒中宗踐祚希城等請以身之官爵讓有功子倫以報舊恩倫繇是自太子司議郎遷恭陵令

韓朝宗為萬年縣主簿張嘉貞薦朝宗擢為監察御史及嘉貞卒後十數歲朝宗為京兆尹因奏曰自陛

下臨御以來所用宰相皆進退以禮善始令終身雖已沒子孫咸在朝惟張嘉貞晚年一子今獨未登官序帝亦惘然遽令召之賜名延賞特拜左內率府參軍

王思禮爲河東節度使先是京兆人張光晟起於行間天寶末哥舒翰兵敗潼關思禮爲大將所乘馬中流矢而斃光晟時在騎卒之中因下以馬授思禮問其姓名不告而退思禮陰記其形貌嘗使人密求之至是思禮使其偏將辛雲京爲代州刺史屢爲將較譖毀思禮怒焉雲京惺懼不知所出光晟時隸雲京

麾下因問進曰光晟素有德於王司空比不言者駐以舊恩受賞耳今使君憂迫光晟請奉命一見司空則使君之難可解雲京然其計卽令之太原及謁思禮未及言舊思禮識之乃曰爾豈非吾故人乎何相見之晚光晟遂陳潼關之事思禮大喜因執其手感泣曰吾有今日子之力也求子頗久竟此相遇何慰如之卽令同牀而坐結爲兄弟光晟遂述雲京之屈思禮曰雲京比涉謗言過亦不細今爲故人特舍之矣卽日擢光晟爲兵馬使賚以田宅縑帛甚厚累奏特進試太常少卿委以腹心及雲京爲河東節度又

表光晟代州刺史

李晟封西平王嘗有恩者厚報之初譚元澄爲嵐州刺史嘗有德於晟後坐貶官死於岳州比晟後貴上疏理之詔贈元澄寧州刺史元澄三子晟撫待勤至皆成就宦學人皆義之

田敦爲衢州刺史大曆中令孤峘自禮部侍郎貶衡州別駕貞元中改吉州刺史復貶衢州別駕敦即大曆中進士吉也峘以放及第榜日貶與敦不相識敦聞峘來喜曰吾今日乃見座中至則迎謁分其俸之半以奉之

後唐郭崇韜爲樞密使初莊宗爲晉王以孟知祥爲中門使甚有輔佐功後數年舉崇韜自代崇韜嘗德之及莊宗有天下崇韜爲樞密使知祥爲京兆副留守知留守事同光三年莊宗命崇韜從魏王繼岌伐蜀崇韜將行因奏云陛下委臣以戎事仗將士之忠孝憑陛下之神武鼓行而西庶幾集事如蜀川平定陛下擇帥以臣料之信厚善謀事君以禮則北京副留守孟知祥有焉願陛下志之及蜀平莊宗遽命知祥爲劍南節度使自太原馳騎入蜀

晉呂琦天福中爲禮部尚書初琦父充爲滄州節度

判官及劉守光攻陷滄州琦時年十五將就戮有趙王者幽薊之義士也久游於宥之門下見琦臨危乃負琦逃禍琦以玉免已於難欲厚報之玉遇疾琦親爲扶侍供其醫藥玉卒代其家營葬事玉之子曰文度旣孤而幼琦誨之甚篤及其成人登進士第尋升官路琦之力也

劉煦開運初爲相先是避難河朔匿於北山蘭若有賈少瑜者爲僧輟衾袍以溫煖之及煦宦達致少瑜進士及第監察御史聞者羨之周諫觀爲樞密直學士廣順二年十二月詔故青州

節度使霍彥威嫡孫緒爲弘文館校書郎姪承慶爲祕書省正字彥威子承訓累典郡符先是觀在承訓門下觀以霍氏門戶孤弱言之於相王峻峻爲之聞奏故有是授

王峻爲樞密使時有趙崇勳者梁故租庸使崑之姪見在陳州詔本州量給先係官趙崑店宅以賜之從峻請之也峻幼事崑頗得親愛至是嘗於中書言欲與崑求贈官及立碑以報宿恩同列謂之曰趙張二族貪權擅利同傾梁室至今言者無不切齒若爲立碑贈官恐生物議峻乃止但奏請與趙崇勳店宅而

册府元龜 卷之八十一

已

册府元龜

